



## 雨中的烟火人间

□ 李秀芹

半夜醒来,听到窗外滴雨声,忙披衣撑伞外出,将盆、桶摆在屋檐下,回到屋,心情有些雀跃,将老伴喊醒,只为告诉他下雨了。他没有烦躁,“嗯”了一声,嘟囔了一句:“下雨了,好,凉快了。”说着将毛巾被裹身上,继续酣睡。

天气预报说没有雨,可雨却欢欢喜喜下了起来。意外之喜,颇让人兴奋。雨天心便闲了下来,外面的应酬可借雨推辞。田里也进不去脚了,人被迫清闲下来。菜和庄稼的福利到了,一个个在雨中喝得油亮亮脆生生。雨打枝叶,哗啦啦唱着歌谣,那个美呀,我身在田外,也被感染到。

人精神起来,不想再睡,端坐窗前,捧起一本书细读。过一会儿,外出看看盆、桶里的水接满了没,接满了便将雨水倒入瓮里,再接,如此循环。书看了薄薄几页,瓮已注满了雨水。于是将盆里的雨水端进屋内,各种洗刷刷。

天未亮,房间大扫除已经完毕。洗手进厨房,锅里下米熬煮,再做两碟素菜,等老伴起床,定会眼前一亮:屋里水洗过般干净明亮,饭菜已经上桌,我俩边吃边听雨声,相对无言,却惬意舒服,一个清晨便清爽爽过去了。

我二姐也喜欢雨天,她家住五楼,平日老说自己腿脚不好,爬楼简直是遭罪。可若下雨天,她肯定也在楼下接满了水瓶罐罐。雨水注满后,她便开始刷拖把擦楼梯,从一楼一直擦到六楼顶层,来回不知道折腾几趟,楼梯擦完还要将楼梯扶手再擦一遍。等楼里邻居一开房门,见楼道干净整洁,便知道外面下雨了,大家都晓得是我二姐的功劳。感激的话儿接力传到我二姐耳朵里,我二姐听到邻居们的夸赞,腰不疼了、腿不酸了,一口气上五楼不成问题。

我喜欢雨,源于从小生活在农村,雨水充沛地里庄稼长势就喜人,农人对雨的

期盼关系着一季的粮食和一家人的饭碗。雨水能灌溉田地、滋养庄稼,能让农人从心里开出花来。一瓢水就能救活一株苗,浪费水就等于浪费粮食。后来虽然我不种地了,但对雨水的敬畏一直根植于心。下雨时,我总要将家里盛水的家伙都接满雨水,还要将能清洗的清洗一遍,将雨水最大限度地利用,心才安稳熨帖。

雨天,热潮退却,清清凉凉中,可以专心做事情,看书、打扫卫生、做饭、做手工活儿,或是什么也不做,呆坐着望着窗外,观雨景,看院子里雨打芭蕉,看瓦上低垂的雨帘,看屋顶雨烟弥漫,看小荷翻,榴花开欲燃;听青草池塘处蛙声,听雨滴滴答答敲打青石板,往事中的美好也从记忆里倾泻而下,如诗如画。

云收雨过,水冷瓜甜,吃饱喝足,端坐纱厨藤簟,罗扇轻缣。夏天,因为有了雨而让寻常日子变得浪漫唯美起来。

## 五更鸡

□ 杨立宇

生活在北京、上海那样的大都市肯定好,但住在县城这样的小地方也惬意。县城人少,出入方便,不堵车。周围是绿油油的庄稼和树林,空气也好。城边上大大小小的村庄,一到夜深人静,鸡鸣狗吠之声听得真切。尤其凌晨那一声接一声、一阵接一阵的鸡鸣,让我这个在村庄里长大的人,感到分外亲切和温暖。

老家是个小村庄,只有三四十户,一百多口人。早些年家家都养那么十只八只鸡,全村的公鸡加起来不过三十只。养鸡为的是下蛋而不是吃肉。养公鸡呢,主要是为孵小鸡用,再就是预备着办喜事用。

这二三十只公鸡,白天听不大见动静,偶尔在墙头或草丛中一声叫,远远的,悠长悠长的。到了夜里就非常有声势。它们是村庄的表。鸡叫头遍了,知道才夜里一点来钟,叫第二遍,凌晨三五点钟,大体如此。夜里的鸡鸣,冬天更有趣。冬天夜长,睡得早一些,醒得也多一点。一觉醒来,鸡正叫着呢,知道夜还早,一歪头放心地睡。鸡叫二遍,知道快明天了,揉揉眼睛,伸伸懒腰,打着哈欠爬起来。男人们给牲口上草,吭吭吭地到井上挑水,背起粪筐出门拾粪。女人们打开鸡窝,摸摸鸡屁股看看是否有蛋,撒一把粮食喂一喂,到柴棚里抱草烧火做饭。

在大人们起来之前,我们已到学校晨读了。我们听着鸡叫,在黑暗里摸索着穿好衣裳,悄悄出门。每天听着鸡叫起来,很少迟到,但偶尔也出错。睡着睡着,听见鸡叫了,可不清楚叫的是第几遍。也许有只鸡一时迷糊,叫早了,别的鸡随波逐流地跟着叫起来。听见鸡叫就有点不安,想起来,又担心太早,再睡下,却又不踏实。探头往外看,外面亮堂堂的,心里更不踏实,干脆穿衣裳出门。出门才知道是真起早了,月亮还亮着呢。将错就错,一路凝神疑鬼提心吊胆往学校去。有时候忙中出错,穿了别人的裤子,有时穿反了裤子,天大亮了才看见。

我有个勤快仁义的好伙伴小屋。小屋家鸡多,公鸡叫声大,小屋起得就准。他起来后满村子跑,走到一家大门口,会扯起嗓子,砸着门使劲叫我们的名字。可

他家的鸡偶尔也出错,一个冬天,总有那么一两次莫名其妙地叫早了。鸡叫早了,小屋就跟着起早了,他一起早,我们都跟着起早了。大家凑齐了,抄着手,弓着腰,像一帮小老头,睡眠惺忪地去学校。学校是两间矮牛棚,周围几座模糊的草垛,还有三两棵掉光叶子的黑乎乎的老榆树,在清冷的月光下静默着。

天很冷。我们穿着臃肿的棉裤棉袄,刺骨的寒风硬是从裤腿钻进去,沿着小腿往上蹿。教室门锁着,我们去房东家。教室一左一右住着俩老人,我们教室西邻的老人,有早起喝茶的习惯,我们去他那里取暖。他的屋里已是烟熏火燎了。他坐在灶前,不时大声地咳嗽,一声一声咳得我们心慌。他专注地添柴,通红的火苗,一蹿一蹿地舔着壶底,映着他灰蒙蒙的脸。他听见我们进来,不回头也不抬眼,只添他的柴。水烧开了,沏到一把红泥壶里,用一块旧毛巾转着圈儿擦一下茶碗,过一会儿倒一碗,吸溜吸溜地喝。我们静静地坐着,有的靠着桌子站着,看着三面被灶火映得忽明忽暗的墙壁,困意一阵阵袭来,一个个耸拉着脑袋,几乎又要睡着。远处和近处,鸡叫声一阵阵、一波波,排山倒海一般。在这一哄而上的鸡鸣里,我听出一只领头的——那绝对是一只长着大红冠子、金色尾巴、器宇轩昂的雄鸡领袖,正是它有力地一叫,漫漫黑夜才渐渐散去,新的一天徐徐到来。

三十多年过去,那一轮弯月洒下的清辉、青色天空下清冽的空气、鬼怪一样蹲着的草垛、此起彼伏的鸡鸣依然记忆犹新。每个冬天的周末,早上醒来,耳畔鸡声缥缈,亦真亦幻。赖在床上,半醒半睡中,思绪穿越到那梦一般的童年。



## 我的母亲

□ 马昌兴

我的母亲,今年已90周岁了。她老人家既是我的首任教师,也是我的终生教师。我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,并且能够做出点成绩,与母亲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是分不开的。我对汉语言文学的热爱,溯其源头,也在母亲那里!

母亲没进过学堂,但出生在一个大家庭,是在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,受到了熏陶。

母亲自幼聪慧,经常受到她爷爷的夸赞。他常常夸他的大孙女“最灵犀”。她诵诗、读书、临帖,都在家中,在我外曾祖父的辅导下。

在我幼年的记忆里,有低矮的茅屋、树枝围成的篱笆院墙,农家秋天的晚饭之后,天井里洒满了银色月光,周围草虫唧唧,简直是一幅和谐的农家欢乐图。母亲与我相对而坐,往往是她坐一个高板凳,我坐一个矮板凳。“窗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。”母亲说一句,我跟着学一句。虽然我还注意不到母亲吟诵“低头思故乡”时那陶醉的神情,但是这首小诗和其美韵美感,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

海里。

我小时候的家,说到底只是一个树园子,杂有桃、杏、榆、椿、槐等树。春天,风和日丽,紫燕南来,桃花盛开,柳絮飘落……劳动了一天的母亲,得空又与我坐在一起。“春眠不觉晓,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,花落知多少。”仍然是母亲在前面说一句,我在后面跟一句。

寒食来临,母亲常常给我讲介子推的故事,让我记诵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?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

八月十五中秋节,圆月的晚上,母亲一边让我吃月饼,啃西瓜,一边给我讲嫦娥奔月,教我诵“明月几时有?把酒问青天……”当时,我对那首词全然不懂,只是觉得很美。

冬天的夜晚格外长。窗外,北风凛冽,雪花飘舞。屋内,煤油灯下,母亲安详地坐在火炕上,嗤啦嗤啦纳鞋底;我呢,就趴在热烘烘的被窝里,听母亲有滋有味地讲岳飞抗金、岳母刺字的故事。

那时候,我感觉母亲的故事特别多,如“王祥摸鱼”“丁兰刻木”“孟宗哭竹”等等。母亲总有讲不完的美丽故事,唱不完的歌、

民谣与谚语……

母亲不光引导、教育、启发我热爱知识,追求知识,还激励我树立远大志向,教育我怎样做人。

我自恃聪明,从小干事毛手毛脚、急星火火。15岁那年,我担任生产队菜园的会计。一天上午,母亲让我到离家五里的镇上换面粉。我很快将面粉换了回来,却把钱包落在了人家的柜台上。我急了,钱包里还有集体的80多元呢!我飞一般骑车回去,人家把钱包还给了我,钱一分不少。晚上我很小心地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母亲,静静地等待母亲的批评。母亲没有立即说话。过了一会儿,她才慢慢地对我说:“你太毛急了,干这么一丁点事情就慌出这么大的差错来,将来,要是叫你担负更大的事情,还了得吗?”是啊,要是叫我担负更大的事情,还了得吗?我将母亲的话牢牢记在了心中。

母亲没上过一天学,可知识却很丰富。她深谙家教育人之道,很注意对下一代的培养和教育。我所取得的成绩,都与她老人家的关心、教育、启发和诱导分不开。我永远感谢我的母亲。